

徐光啟著譯集

一

徐光啟著譯集

蘇步青題



編輯說明

徐光啟（一五六二—一六三三）字子先，號玄扈，上海人。平致力於數學、農業、水利、曆法等學科的研究和實踐，為我國古代的傑出科學家和近代科學文化的前驅，又是矢志練兵制器，協同戰守的愛國政治家。

徐氏生當明季，朝政腐敗，黨社交闘，天災連綿，民不聊生，沿海各省和長城內外，不斷發生外來侵擾，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同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開始萌芽，新的生產關係需要新的科學技術。科學家及科學著作相繼而出，膾炙人口的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朱載堉的《樂律全書》、茅元儀的《武備志》、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記》。

方以智的《物理小識》，而以徐氏留下来的科學著譯最為豐富，且是介紹西方科學入中國之第一人。

徐氏自二十歲為諸生至四十三歲成進士的二十餘年間，以舌耕為生，足迹南抵粵桂，北至薊燕，幾及半個中國，痛切民瘼，深感內憂外患，殷切以「治國救民」為懷，鄙視經生之言，而銳意於「經世致用」，主張「富國必以正本，強國必以正兵」，認為發展農業生產與練兵及更新器械是富強之道，反對歧視科學技術為「小道」的謬見，深沉地把目光投向尋求可資實用的域外學說。

十六、七世紀歐洲反對宗教改革的耶穌會士，踵隨葡萄牙、荷蘭早期殖民主義者東來傳教，其中如利瑪竇，他深諳中國士

大夫渴求富強新術的心理，將已趨陳舊但為中國學者尚未前聞的科學知識，作為傳教手法。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前後，徐氏設館韶州時與意大利教士郭居靜晤談，萌發了瞭解泰西學說的想法。二十八年（一六〇〇），他會試不第，歸途經南京訪問了利瑪竇，被他介紹的泰西「博物」知識所吸引，急切希望取為我用。時值王學「易佛補儒」之說盛行，徐氏亦受其影響，因而認為天主教正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乃於三十一年（一六〇三）受洗入教。但耶穌會士介紹泰西科學非其本意，他先遭利瑪竇拒絕全譯《幾何原本》，後被熊三拔推宕合譯《泰西水法》，從而感到失望。

萬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徐氏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

士散館授檢討。在館期間，究心日務可施用於世的實學。暨丁父憂服闋後充內書堂教習等。《幾何原本》、《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句股義》、《簡平儀說》及《泰西水法》等六種科學著譯即成書於這幾年之間。萬曆季年，稱疾居天津，試辦營田水利。天啟三年（一六二三），即家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纂修神廟實錄。閻黨原欲引以為重，固辭不應，終被論劾閒住。

崇禎元年（一六二八），閻黨覆敗，徐氏應召起復原官。值後金大舉內侵，京師告急，受命擔任京城戰守事宜，并監製西洋銃礮。五年，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由他主修的《崇禎曆法》第三次進呈（前兩次於前一年進呈）。六年，以衰病乞休，不准。又

晉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旋病劇，請以山東參政李天經終贍事，誠家人速上《農政全書》，以畢吾志。即於是年十月初七日（十一月八日）病逝，享年七十有二，謚文定。

徐氏畢生奮發，清廉自守，凡有補於利物濟世者，孜孜矻矻，靡不躬自實踐，數十年如一日。可是他富國強兵的抱負，鞠躬盡瘁，終未得展。直到臨終，仍以疆圉多故為念。

徐氏治學既極謹嚴，尤具卓識，包括他在接觸西方科學之前，對中國群經的研究，均用力很深。他的著譯，在生前，除《毛詩六帖講意》為人私刻者外，自行編刊的有《徐氏庖言》及科學著譯六種。後由門人於崇禎季年編刊的有《選練條格》、《農政全書》以及輯入《皇明經世文編》的部份論述，還有他晚

年巨著《崇禎曆書》。

明清易代之際，徐氏著作無論已刻、未刻均多毀佚，後文字獄興，至乾隆間編《四庫全書》時，僅收其《農政全書》及科學譯著六種，而將他論政治軍的重要著作《徐氏庖言》，列入「禁毀書目」。餘者或流失海外，或秘而不傳。至清末民初，有《徐文定公集》的出版，但所收既少，且羼有偽作。

建國以來，於六十年代初，本會編的《徐光啟手蹟》及王重民編的《徐光啟集》先後出版，王編收羅較富，遠非舊編所能企及，但所遺漏仍多。七十年代，由石聲漢校注，西北農學院古農學研究室整理的《農政全書》出版，三書問世，對研究徐氏學說，促進甚大。

上海是徐光啟的故鄉，今年適值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為了紀念與研究他在歷史上對我國科學文化的貢獻，因而進行本集的編輯。但徐氏著作，尤其是未刊之作，除本會所藏唯一的手稿《農書草稿》（《北耕錄》曾誤作《農政全書》手劄）外，散佚尚多。於是積極開展徵集工作，承各方贊助，得到了出乎想象的豐富收穫。

一、三百餘年來未刊的抄本，有專著《兵機要訣》、《考工記解》、《定法平方算術》三書以及佚文《潞水客談序》等。  
二、早已流失域外的孤本，有攝自巴黎的《徐氏庖言》（原當有序跋，已失）及倫敦的《詩經傳稿》（卷首序文已殘）。

兩書的照片。

三、國內僅存的孤本，有明刻《守園全書》內之《選練條格》，及《葩經嫡證》內之《葩經嫡證序》。

四、早已散失的輯佚之作，有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通訊院士胡道靜輯自現存於日本為朝鮮所刻的孤本《甘譜疏》，及輯自明刻本《養餘月令》之《農遺雜疏》。

五、國內罕見之本，有《毛詩六帖講意》。

六、《幾何原本》等六種科學譯編，自清代以來，迭經翻刻，有魯魚亥豕之誤，今據明刻本或《天學初函》本的照片輯印，使復初貌。

七、徐氏手札，傳世甚稀，存者有的已為西人携去，今藏於國內者寥寥，經多方訪求，新覓得了二通。

上述著譯，共十八種，為保存文獻計，統予影印。此外，徐氏尚有譯文《靈言蠡勺》，因僅得刻本照片，且已漫漶，幸有一九一九年陳垣作序的鉛印本，尚較易得，可另作安排。

這樣，徐氏已見和幾種未見於公私著錄的著作，除錄入《徐光啟集》、《農政全書》及卷帙浩繁我們正在整理中的《崇禎曆書》外，本集所輯，可稱大備。

本集的著譯，大體據原書區分科目，并按撰述時間為序，凡稿本、抄本及刻本皆依原書照相影印，輯佚部份，荷請書家承名世手寫。各書除跋文外，則附後記，簡介該書內容、成書過程或學術價值。這是請教了有關專家，然後由參加編輯工作人員集體執筆的，不另署名。此外選錄查繼佐、黃節寫的《徐光啟傳》兩

篇及同為集體執筆的《關於〈崇禎曆書〉》、《關於〈周髀  
井田記〉》兩文，作為本書附錄。

本集編輯中承北京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復旦大學圖書館、廣東省博物館、上海博物館、上海圖書館及莫文驥將軍的支持，并蒙陳子展、蔡尚思、嚴敦傑、梁家勉、李長年、聞宥、程應鏐、包遵信、卞僧慧、施宣圓、王錦光、聞人軍、王有為同志以及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姜義華、李華興、湯綱等同志的協助，特別是復旦大學蘇步青名譽校長在百忙中為本集題簽，尤深感荷，謹此一併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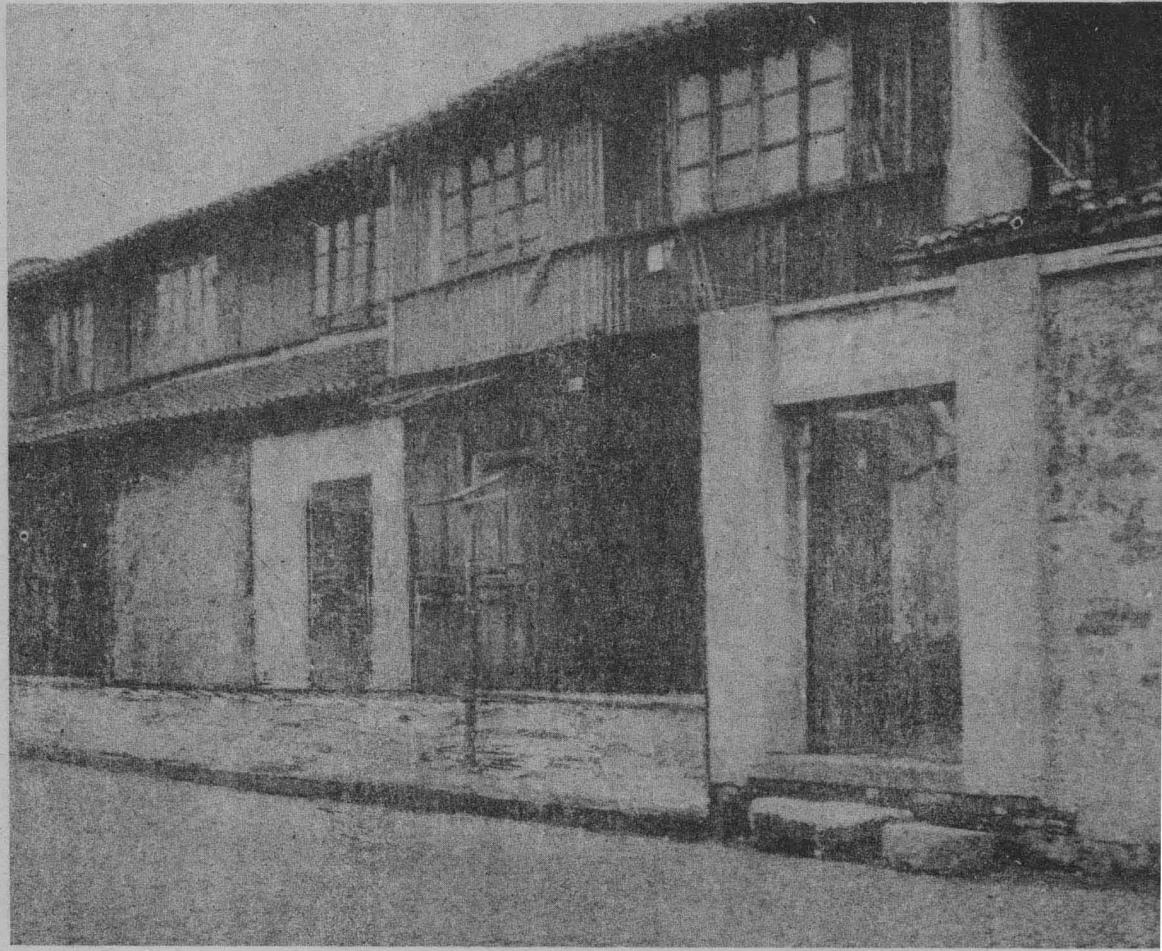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

一九八三年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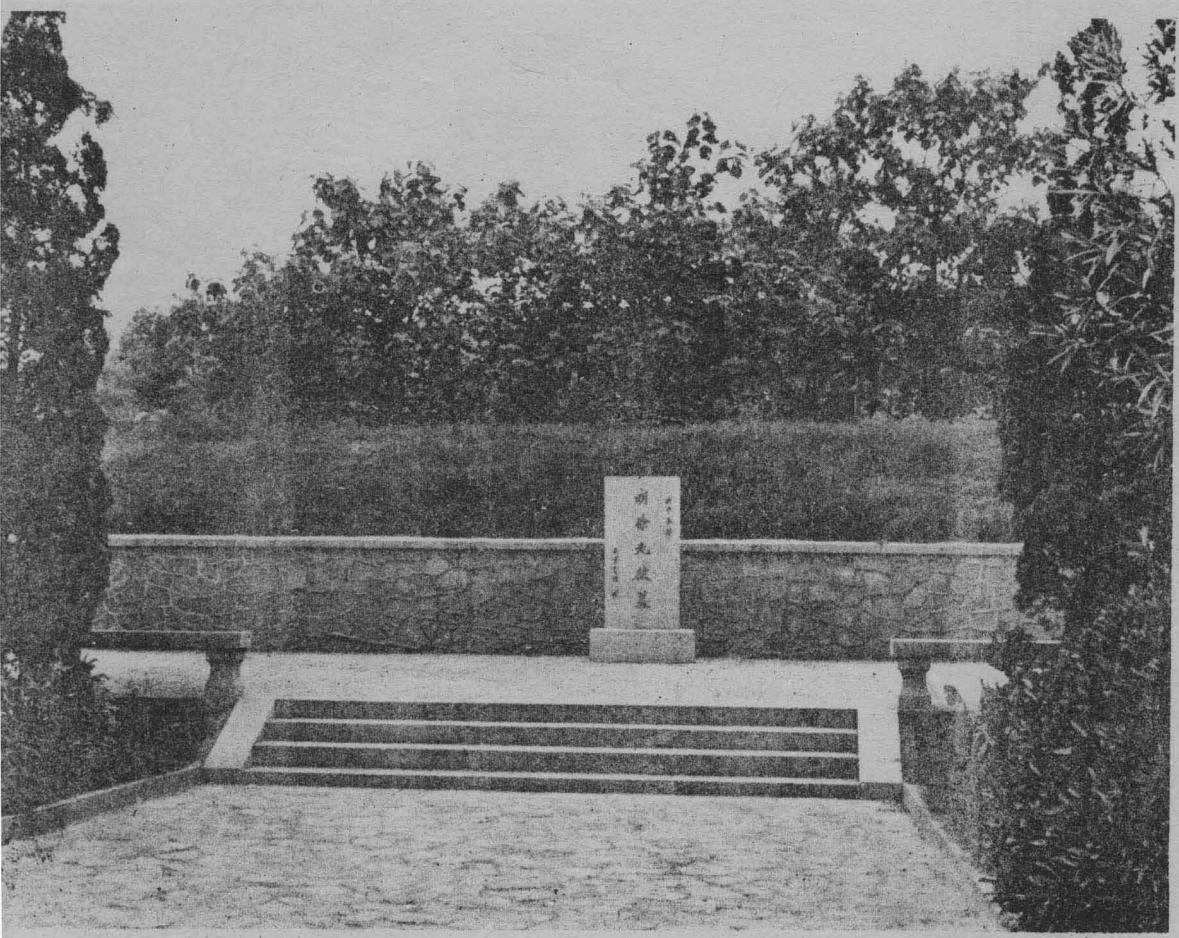
徐光啟像

上海博物館藏



徐光啟故居

上海南市區喬家路明建九間樓



徐光啟墓

上海徐淮區南丹路

徐光啟書扇

廣東省博物館藏

《集》首集面扇畫書人名藏珍齋陶淵《集》

卷之三